

楔子 天倫夢碎

陽光和煦，微風暖暖，空氣裡瀰漫著淡淡花香，是萬物滋長的季節
薇菜從泥裡鑽出頭，野雀歡歌，黃的，紅的，紫的野花開滿道旁，春意融融。
高青禾坐在馬背上，聽著馬車裡妻兒對話，嘴邊揚起若有似無的笑意，人生走到這裡，比起同科……他有條件自滿自得。

他想，若是沒有睿智的母親，今日的自己會是怎生模樣？

那年鄉試失敗，夢想破滅，他覺得人生乏味，活著不過是行屍走肉，父母親見狀，認為男人嘛，找個媳婦紅袖添香，再大的事兒也就過了。

然他死活不肯成親，父親逼急了，他幾度想要剃頭出家去。

他那樣的態度，誰敢把女兒嫁進門？最終母親作主給他買個女人，一碗春藥下肚，成就好事。

妻子溫婉柔順，是掌理中饋的一把好手，進高家不到一年便生下龍鳳胎。

她孝順公婆，教養孩子，所有事全一手包辦，三年後再參加鄉試，他考上解元，之後會元，殿試成了二甲傳臚，一次次的好消息，讓父母親高興極了，一家人進廟還願，高僧批了慧槿八字，說她旺夫。

高青禾不信這種事，但他相信慧槿是個好妻子，當年若沒有她的溫柔勸解，曉以大義，他沒有今天。

「娘，為什麼姑姑不喜歡妳？」郁兒問。

聞聲，高青禾一愣，笑容在嘴角凝結。

「姑姑沒有不喜歡娘呀。」慧槿柔聲道。

「有，姑姑說娘是花錢買回來的奴才。」菁兒反駁。

高青禾眉心攏上，郁兒，菁兒是他的兒女，名字是慧槿取的，不求富貴，不求利祿，但求兒女能郁郁青青地生長，像野花野菜般，不畏風，不怕雨。

在片刻的沉默之後，慧槿道：「那年外公家出事，娘被拉到牙市發賣，幸好祖母將娘買回來，否則不知會淪落到哪裡，因此娘滿心感激，發誓竭盡全力讓高家上下過得愜意，因此姑姑不是不喜歡娘，只是說出實話。」

她的解釋讓高青禾鬆開眉心，微笑重新回到臉龐。慧槿就是這樣的女子，像微潤細雨，一點一點滲入人心，因此爹娘才會分外看重。

但孩子沒看錯，青秋確實不喜歡慧槿。

青秋是家中幼女，從小得父母兄長千般寵愛，本是高家一枝花，走出去人人都誇，但慧槿進門後，她的容貌更美，才情更高，行事又得人心，青秋處處被比下去，心高氣傲的妹妹自然對嫂嫂不滿意。

然而，更重要的是她喜歡惜若，和他一樣喜歡……

回去後找個機會與青秋談談吧，慧槿的付出眾所皆知，她不該視而不見。

看著藍天白雲，綠草如茵，高青禾深吸氣，勾起淺淺笑意，然而……下一個瞬間，笑容迅速在嘴角凝結。

那是……看錯了嗎？不會……吧……高青禾下意識勒緊韁繩，心臟突突地跳著……

一張蓆子，上頭擺著小几，几上全是慧瑾一早起來做的點心，原本她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千金小姐，但如今她做得一手好菜——跟婆婆學的。

婆婆待她極好，像親生女兒似的，自入高家後便處處照拂，她在婆婆身上體會到慈母心腸。

至於在娘家……她是被宮裡嬪嬪嚴格教養長大的，食不言，寢不語，笑不露齒，規行矩步，連說話的音量都被嚴格控制。她從小學習琴棋書畫，熟讀四書五經婦德女誡，女子讀的書、男子學的課業，她都得學上一遍。

倒不是她出身動貴，理所當然得這樣長大，而是她的爹爹醉心功名，為了在仕途更上一層樓，認為用聯姻來提升家族地位是必要的。

嫡母育有二子，膝下並無女兒，父親便從眾多庶女當中挑選自己和三姊姊記在嫡母名下，悉心教導。

父親心想事成了嗎？算是吧。

十三歲那年，姊姊被賜婚四皇子，而她與鎮國公府大公子訂親。

選擇四皇子是因為衛慕棠入主東宮呼聲最高，因此父親決定當個鐵錚錚的四皇子黨，至於選擇鎮國公府，理由更簡單了——鎮國公是皇上的同母親弟，在皇上面前很說得上話。

慧瑾的親事純粹就是為四皇子拉攏勢力，父親相信這兩門親事會助閔家往皇親動貴這條路上奔去。

然衛慕棠不曉得哪根筋不對勁，竟策謀起弑君大計，最後皇上沒死，四皇子死了，而早早站隊的爹爹成了刀下亡魂，媽母受不住打擊，跟著離世，閔家七個姑娘，慘的慘，死的死，如今還得聯繫的只剩她和三姊姊。

慧瑾被高家買走，而三姊姊被賣到土坡村為一個將死少年沖喜。

她們辛苦過，也都熬過了，她們相信憑著自己的雙手與本領，定能將日子過得越來越順。

看著在湖邊玩成一團的孩子和丈夫，笑意染上眉睫。

自慧瑾接手高家中饋後，她賣掉高家幾畝薄田，租了間鋪子賣起胭脂。

從小她便對調脂製香有興趣，卻沒想過被母親視為雕蟲小技的手藝，日後會成為她謀生的工具。

她的生意越做越好，能供應得上丈夫求學，參加科考，高家也從鄉下搬進京城，而過去賣掉的祖產一塊塊買回來了。

如今相公名下除老家產業之外還有三間鋪子，以及眼前這座莊園，在官場上，丈夫應酬不愁阮囊羞澀，而她也能攢足銀子為小姑置辦嫁妝。

生活變得舒心，她便敢想像未來了。

她想著若干年後，孩子長大，孫子一個個出生，相公致仕，她與相公兩人便搬到這裡，每天坐在湖邊，或釣魚，或下棋，或者閒聊著過往的生活點滴。

這樣的一輩子，也許平凡，也許無趣，但卻教人安心。

清脆笑聲傳來，她弓著腳，把下巴抵在膝蓋上，遠遠看著丈夫把菁兒放在肩膀上，一路追逐郁兒。

她笑得更歡了，郁兒早慧，菁兒良善，有這雙兒女是身為父母的驕傲，不知道他們長大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兒？

「娘，娘……」郁兒朝她跑來，慧槿展開雙臂，接過兒子，將他抱進懷裡。

拿出帕子為兒子拭汗，不消片刻，高青禾也背著菁兒過來，她一個個幫著把汗擦了，淨過手，高青禾把女兒抱坐在交疊的腿上，一家人吃起點心。

「娘做的桂花糕真好吃。」菁兒大口咬下，嚼得津津有味。

「桂花是三姊送過來的？」高青禾問。

「對，三姊種了滿園子桂花，就圖這股甜香。」慧槿笑道。

她總覺得可惜，桂花可以止咳化痰、溫補陽氣、暖胃、養顏美容……多少好處說不盡，可三姊只圖這香味兒。

「娘，我們什麼時候去三姨家？三姨家的桂花釀可甜可香了。」菁兒雙頰鼓鼓的，想到好吃的，眼睛發亮。

慧槿失笑，剛出生時郁兒又白又胖，菁兒小小黑黑的，像隻老鼠似的，她滿肚子擔心，女孩長這樣，長大後怎麼說親？幸好她胃口好，啥都愛吃，幾年下來養得白白胖胖，容貌變得可愛極了。

都說女兒是母親的小棉襖，但相公卻更疼女兒，但凡她開口，無有不應，反倒是對兒子有期許，要求高，管教嚴格。

「妳傻啊，桂花釀是娘做的，家裡就有，幹麼跑三姨家吃？」郁兒戳她。

「我想三姨了，不行啊？」

菁兒一噘嘴，郁兒立刻舉雙手投降，就怕妹妹掉淚，爹又要說他。

「行，妳說啥都行，反正咱們家妳最大。」

見兒女鬥嘴，慧槿笑個不停。

「三姊最近還好嗎？」高青禾問。

他是個體貼善解的男人，雖行事有些溫吞，舉棋不定，但不失為一個好父親。

「老樣子，生活過得自由自在，很愜意。」

「下次休沐，我陪妳去桂花村看她。」

「多謝相公。」

「應該的，那是妳唯一的親人了。」

慧槿很清楚，自己並非丈夫的意中人，但他還是願意為她付出，由此可見他是真的很善良。

她相信夫妻是一輩子的事，她相信任何的努力都不會白費功夫，所以她用最真誠的心情愛他、在乎他，將他當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塊。

旁的沒有，但她有充足耐心，一年不成就十年，十年不行就三十年，反正他們是夫妻，他們有一輩子時間可以愛上彼此。

一家人吃吃喝喝，說說笑笑，郁兒累了，躺在蓆子上頭，慧槿拿出小被子為他蓋上，輕拍他的背，輕輕哼著歌兒。

春風暖暖，樹葉篩落的陽光在他們身上烙出一個個金黃印子，這個午後帶給他們滿滿的幸福。

一大早就自灶下忙活的慧槿也累了，她眯起眼睛，眺望遠方，丈夫又抱著女兒在湖邊玩耍，父女倆不知說了些什麼，只聽得清脆笑聲不斷傳來，揚唇，她也笑了……笑著入夢……

一個激靈，慧槿猛地坐起身，輕撫胸口，喘息不已，她作惡夢了，醒來卻記不得自己夢境內容，只餘陣陣膽顫心驚。

郁兒還在身旁熟睡，舉目四望，她看不見丈夫和女兒，父女倆去了哪兒？

「郁兒醒醒，我們去找爹爹和妹妹……」她輕推兒子。

郁兒醒來，她幫兒子穿上鞋，大手牽小手往屋宅方向走去，然而在經過湖邊時，像是心電感應似的，郁兒突然停下腳步，轉身望向湖面。

隨即，他指著水面道：「娘，是妹妹。」

菁兒？順著兒子目光望去……她看見了……看見一個娃兒浮在水面，身上穿著菁兒的衣裳。

轟地！她似被驚雷打中，瞬間一顆心被燒得焦黑，菁兒……她的菁兒……怎麼會這樣？不是相公帶著她嗎？相公去哪兒了？為什麼菁兒會在湖裡？

下一刻，她回過神，想也不想，撲通一聲跳進湖裡，她不太會泅水，只是憑著一股意志，手腳並用拚命划動，拚命往前。

她嗆水了，胸口腦袋都像要炸開似的，但她管不了這些，她滿腦子只有女兒，她死命踢水，死命朝前方游去，幾次她的身子太重沉入水裡，又幾度浮上。

終於……她勾到女兒的腳，她用盡全力抓住，再用盡全力往回游……

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辦到的，但她終於把女兒帶回岸邊，但女兒身子冰冷，再無一絲氣息。

她被框住了，框在一個木框裡，她看見郁兒在哭，卻聽不見他的聲音，她知道郁兒在拉扯自己，但她感受不到拉扯的力氣，她唯一能感受到的是冷，是冰……是女兒身上傳來的寒意……

「啊……」突地，她放聲尖叫，緊緊地將女兒摟在懷裡……

第一章 意外再重逢

酒水不斷灌進肚裡，高青禾哭得無法自己。

「全是我的錯，如果我別離開就好，我以為只離開一下子，我以為菁兒會睡得很熟，我以為……」

他沒想到，就那麼一下下，竟就天人永隔……那是他最疼愛的小女兒啊！

他彷彿還能聽見女兒軟軟嬌甜的嗓子喊著「爹爹」，彷彿還能嗅到女兒身上淡淡的奶香味兒，可是，沒了……

慧槿不哭鬧，可卻比哭鬧更讓人傷心，她鎮定地為女兒辦喪事，她依舊主持中饋，伺候爹娘，但是他知道她徹夜無眠，她總在三更半夜摀緊嘴巴，低聲啜泣。

她瘦得幾乎脫形，卻沒問他「那天，你去了哪裡」。

高青禾越哭越大聲，他叨叨絮絮地說著女兒的死、妻子的哀愁，一個大男人哭成這副樣子，衛晟都不知道該怎麼安慰。

衛晟從沒想過，會和這樣的人結交。

怎樣的人？軟、娘、不像男人的男人，乖到讓人忍不住想要嘲笑的男人。

認真說來他們不算有交情，而是高青禾巴上自己，倘若高青禾是那種諂媚小人，不理會就算了，可偏偏他不是。

他們相識也有七、八年了吧，那時他為了雲娘和爹爹大鬧，最後帶著雲娘離家出走。

他本想出門透氣，沒定方向，走一步算一步，結果走著走著，走到離京城不算太遠的城鎮。

他不記得是府試還是院試了？只記得大清早睡不著，出門買早膳時，發現街上全是人，才曉得那天是考試的大日子，許多學子由家人送著進考場。

高青禾就是隻弱雞，也不知怎地犯到了誰，就被攔著不許進試場。

至於一旁的衙役，許是收到好處吧，或者是眼力不行，都鬧到這程度了，竟沒人出面維持秩序。

衛晟天生俠義，碰到這狀況哪有不出手的？這一出手，方才發現那也是群弱雞，三兩下解決之後，高青禾順利進入考場，只不過他看著自己的目光像看天神下凡，這讓他得到充分滿足。

高青禾匆匆問過他的姓名、住處便進入考場。

衛晟施恩從沒指望被報答，反正天底下忘恩負義、得了幫助還要踹你一腳的人滿街跑，真不差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傻伢子，更何況高青禾那身縫縫補補的藍袍子，一看就知道家境清寒，報答？算了吧。

沒想剛出考場，滿身狼狽的高青禾沒來得及回家，便急匆匆地到客棧尋他，並且大力邀他到家裡住下。

高家不富裕，想吃飽？勉強；要吃好？甬想。家裡的銀子全拿去供兒子唸書了，陳舊的屋子就四、五間房，客人進門，只能和高青禾窩在一處。

但是高家……人情溫暖，比起他那個錦繡榮華的家，更讓人愜意舒心。

為感激他，高伯母把家裡唯一一隻養來下蛋的老母雞給宰了，殺雞時，他還看見高伯母在抹淚花，肯定心疼無比，但她還是把老母雞下了鍋。

真的，硬邦邦的雞肉很難吃，但那是他吃過最愉快的一餐。

他們喊他恩公。

聽到這詞兒，衛晟覺得心酸，他被譽為京城首霸，是個知名紈褲，打架是他的生活日常，但不管是因為助人還是路見不平，都會被歸類成「惹禍」。

疼愛他的繼母為「維護」他，少不得被父親指責，而他積極努力地墊定「孽障」、「家門不幸」、「霸王」的惡劣形象之後，聲名遠播。

他不怕的，即使父親身強體壯、武藝非凡，揍人都是往死裡打，但他天生皮粗肉厚，多挨上幾棍也只當鍛練。

只是他沒想到，一點一滴積累出來的惡形惡狀，在雲娘這根稻草壓下之後，他被

趕出家門了。

說真的，「雲娘」能算個事兒嗎？她不過是個無父無母、被賣進青樓的孤女，頂多收房便是，怎麼會鬧到……父親連兒子都不要了。

過去不懂，直到被趕出家門、在外遊歷過後，他終於懂得「捧殺」是什麼了。

高家雙親雖大字不識幾個，但對兒女的一片拳拳愛護之心讓人感動，高家妹子撒嬌耍賴，對哥哥全心信任崇拜……這都是他不曾感受過的親情。

所以他把雲娘留在客棧裡，自己在高家住了大半個月，直到高青禾考上秀才的消息傳來。

那段同居時日，他分享了高青禾的愛情故事。

當初為難高青禾的仕子是他的同窗，名叫陳建禹，兩人學識相當，但家世天差地別，他們在私塾裡本就互為競爭對手，時時暗地較量，再加上兩人有個共同點——他們都喜歡先生的女兒沈惜若。

這個共同點成了兩人敵對、看見對方分外眼紅的主因。

在高青禾的形容中，沈惜若是個溫柔善解、人美心更美的好姑娘，也不知道是他往自己臉上貼金或者事實真是如此，他自信滿滿的說「惜若更喜歡我」。

也許吧，比起陳建禹，高青禾確實斯文俊秀得多，這也可以理解在考場為什麼會出現那齣。

高青禾放榜後就整裝到縣學上課，他便向高家雙親告辭，帶著雲娘東南西北到處闖蕩。

雖然覺得麻煩，但一個弱女子隨著自己東奔西跑也算吃盡苦頭，看在這分上，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將她給棄了，對不？

也是那一年的經歷令衛晟眼界大開，由原本的懵懂到對未來終於產生一些粗淺看法，但最後他選擇回京城，回家。

倒不是為了貪戀府裡舒適的生活，而是因為雲娘懷孕了，她需要一個安全熟悉的地方待產，並將兒子養育長大。

但父親打死不接受雲娘，連大門都不許她入，衛晟只好在外頭買屋安置她。

對此，父親睜一眼閉一眼，不再咄咄逼人，為了讓他收心，還幫他在皇上跟前求得一份差事，尋著一門好親。

親事不上不下、不好不壞，但以他遠播的惡名來看，人家還願意將女兒嫁給他，沒啥好挑剔的啦。

衛晟不介意對方家世，卻擔心對方性情不好，擔心她日後苛待雲娘和兒子，為此特地尋機見對方一面。

那一面……讓他放了心，但為啥放心？他也不清楚，許是因為……貪圖對方美色吧。

對方真的長得很美麗，尤其是那雙眼睛，黑黑的、亮亮的，只要看一眼就會把他刻在骨子裡的暴躁給消弭。

雙方約定，待女子及笄後便立刻舉行婚禮，沒想雲娘不知從哪裡聽來的謠言，竟求到未婚妻家門前，求對方接納容她，事情鬧得很大，京城上下都在討論，連爹

爹都被皇上叫進宮裡臭罵一頓。

養子不教，父之過呀……

衛晟以為這門親事鐵定黃了，沒想人家就是樂意讓女兒出嫁，他該怎麼說呢，是說準岳父不疼女兒，還是他的家世實在是過度優秀？

不久他領皇差出京，沒想到這一出去，他便失去她了。

他還記得昏黃的燭光下，女子專心讀書的模樣，當時他滿心想著，自己性子跳脫，教小孩唸書這事兒肯定做不來，日後只得仰仗她，沒想短短幾個月功夫，人事已非。

從小到大到底是什麼事讓父親和自己衝突不斷？

他記不清了，反正總有那麼些莫名其妙的狀況發生，讓他莫名其妙地惹了父親發怒，挨打挨罵是家常便飯，父子鬩牆成了理所當然，再然後……他二度被逐出家門，父親當機立斷，請封異母弟弟衛軒為世子。

第一次知道身無分文是什麼滋味，第一次明白失去父親庇蔭，自己什麼都不是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他只剩下雲娘和兒子。

於是他向昔日的狐群狗黨借錢……是誰說的，仗義每多屠狗輩，負心多是讀書人？這話說的真對。

那票兄弟雖沒有顯貴身分，但能在他落難時十兩五兩的湊，硬是給他湊了兩百多兩盤纏的也就他們了。

他把銀子留給雲娘，自己出去打天下，他抱著不成功不返回的心情，徹底拋棄過往。

然後，他成功了，他立下從龍之功，為今上帶兵打仗，他成了宣威將軍。

返京那天，他滿腦子想著在父親面前狠狠揚眉吐氣一番，卻沒料到……父親沒再給他搨巴掌的機會。

父親過世了，在三年前，他變成貨真價實的孤兒。

返京後，他再度遇見高青禾，他搖身一變成為翰林編修，不簡單吶，寒門仕子，能一路爬到翰林院，那可得卯足勁兒，雖說前途如何未知，但不入翰林不為宰輔，翰林院確實是文官之路的好起點。

高青禾成親了，一家和樂美滿，可惜娶的不是沈惜若，少年夢想成了泡影……不過，哪個男人心裡沒有那麼點兒遺憾？

兩人再見，高青禾一貫熱情，那時他還不曉得衛晟是大將軍，一見面就嚷嚷著請吃飯，言談間他才曉得高青禾娶了個好妻子，讓他的人生徹底改變。

所以說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他是個有福的。

知道衛晟的身分之後，高青禾態度沒變，還是像麥芽糖似的老往他身上黏，從此自稱是他的好友兼死黨，這話兒……沒經過衛晟的同意，就自顧自地認了。

認真說來，他們是天南地北的兩類人，壓根兒走不到一塊兒。

高青禾出身貧寒，他身世高貴；高青禾是乖寶寶，他是壞小孩；高青禾一世順風順水，最大的委屈不過是少年心事不得圓滿，而他一生大風大浪，幾度差點丟了性命，方能走到今天。

他總覺得身為男人，高青禾太軟太弱、太沒肩膀，可衛晟並未排斥與他交往。那是因為多年前的那一抹溫暖，因為他的良善單純，也因為他讓衛晟知道，天底下有一種人，沒錢沒權沒勢卻有資格過上那樣的生活……老天疼惜好人。

「阿晟，你告訴我，我要怎麼辦？我好痛苦啊……」高青禾抓亂自己的頭髮。衛晟凝聲問：「那天，你到底去了哪裡？」

一個問句，問得高青禾語塞，他無法回答，只能垂下頭，臉色蒼白。

所以……是不能與人說的祕密？

高青禾又道：「如果她哭哭鬧鬧、摔盆摔鍋，我心裡還會好受些，可是她什麼都不做。父親、妹妹責備她沒把女兒看好，她也沒爭辯，我知道她沉默是為了掩護我，可是她這樣我更難過，阿晟，你告訴我，我該怎麼做？」

衛晟苦笑，真想一棒子狠揍他一頓，身為男人，怎麼可以一心顧著自己的難受，成天買醉，卻不試著改變情況？

他的妻子什麼都沒做，卻也什麼都做了，她盡力讓那個家走過這場風雨，她壓抑悲傷，盼著日子能夠順利過下去，他怎麼無法體會、無法理解？

「與其在外面喝酒，你應該留在家裡陪伴她、安慰她，在你的親人責備她時，挺身為她說話。」衛晟道。

高青禾一怔，他知道，但是……不敢啊……他心虛，罪惡感氾濫，他連面對妻子都覺得好有壓力。

舉起酒杯，他又接連灌下幾杯烈酒。

衛晟眉心微蹙，連面對都不敢？那天他到底做了什麼？一把奪下高青禾的杯子，他道：「別喝，我送你回去。」

「我不要回去，我不能……」

「回去吧，如果你真的希望妻子好過一點，那就再給她一個孩子。為母則剛，有個孩子讓她能夠投注全部的心力，她會轉移心情，慢慢從悲傷中走出來。」

再給她一個孩子？高青禾突然愣住了……再要一個孩子，慧槿就能轉移注意，就能事過境遷，就能抹除所有的不幸？真的可以嗎？

高家宅子不大，只是個二進房子，裡裡外外加起來不過十間屋。

有了三間鋪子的盈收，高家堪稱小康，慧槿是個會持家的，房子雖小，該有的東西都不缺，她把家佈置得讓人感覺舒服。

辦完喪事，公婆心裡抑鬱，小姑陪著到寺裡住上幾天，唸唸佛，聽聽經，平抑心中哀傷，郁兒打起精神去學堂唸書了。

這些天翰林院那裡請了假，但高青禾總是不在，每天不喝得醉醺醺的不回來，家裡都變了樣。

她知道他在逃避些什麼，菁兒的死，他承擔了更大的罪惡感，所以她沒把事情說破，任由公婆誤會自己，她不知道自己可以承受到什麼樣的地步，只是她很清楚，她得撐下去。

但，多麼困難呵，那是她懷胎十月、差點把性命也搭進去的女兒，那是她抱著哄著、疼著寵著養大的女兒。

想起軟軟萌萌的菁兒窩在自己懷裡，一聲聲說：「我最愛娘了。」

想起愛吃的菁兒，總沒忘記把最後一口點心留給自己……想起菁兒搖頭晃腦，怎麼都背不牢三字經的憨樣兒……

那是她的女兒啊，她要如何過去？憑什麼過去？

那天她別睡著就好，她後悔自己一大早起來準備吃食，如果她精神飽滿，能追著孩子到處跑，是不是……菁兒還會在自己跟前活蹦亂跳？

她憤怒、她哀傷，她虐待自己的心，雖然理智告訴她，不管做什麼女兒都回不來了，但她無法停止折磨自己。

如果可以，她願意用自己的性命交換女兒好好活著……

低頭，她細細縫著女兒的衣服，想像女兒趴在床邊，笑咪咪問：「娘，我什麼時候才可以穿新衣？」

「等娘縫好就可以啦。」她會這樣回答，然後下針更快，她捨不得女兒等太久。

「那娘縫快一些好不好？」

「好啊，娘不睡覺，認真給菁兒縫新衣……」

對，如果不睡就好，她真不該睡的。

所以她不睡了，再也不睡了，她裁布、縫新衣，一件一件日以繼夜地做，笑著做、哭著做、想著做，手指被針戳出無數血洞，依舊要做。

砰砰砰……

敲門聲不斷，家裡沒買下人，只雇了個大嬸打掃做飯，這些天家裡太亂，慧瑾讓大嬸回去休息幾日，她需要安靜，不想被打擾。

停下針線，片刻後，決定不理睬，但是門外那人極有耐心，一敲再敲，敲得她頭痛，只好嘆口氣，放下針線，走到前院，當她打開門，視線對上門外之人時，她懵了，他傻了……

思緒翻江倒海地湧上心頭，衛晟分不清楚喜怒哀樂，只覺得喉頭梗住，心噎住，只覺得……踏破鐵鞋無覓處……

他們見過面，在她十二歲、他十八歲那年。

爹爹將她說給鎮國公府的大公子衛晟，他的名聲啊罄竹難書，和這樣的男子大概很難舉案齊眉，不過她不能反對，因為心底清楚，於閨家，她就是一枚棋子，棋子沒有權力選擇要在哪裡落子。

她怎麼都沒想到，成親前會在白雲寺中見到他。

他開口就道：「我是衛晟，妳的未婚夫。」

她點點頭卻不說半句話。

他自顧自往下說：「我有一個外室，名叫柳雲娘，如今她已懷有身孕，成親後我會將她收房，妳能善待她嗎？」

這話真是扎人心窩，才剛說親呢就把外室捅到她跟前，他這般直來直往、開門見山的，是連半點名聲都不在乎了。

她能回答什麼？不嫁？怎麼可能，到最後自取其辱的不過是自己，她深知父親打死都不會放棄這門親事。

幸好她已做足準備，成親後……不過是他過他的歲月，她度她的光陰罷了。

她靜靜看他，輕輕問：「倘若我不能善待，你又如何？把她養在外頭？讓人戳我脊梁骨，罵我善妒？放心吧，公子視名聲為無物，我卻無法如公子般豁達，你想怎麼安排便安排吧，終歸要公子稱心如意，我方有順遂日子可過，是不？」

她看得明白，思緒也清晰，她做出他想要的回答與反應。

但不明所以地，他心頭卻不舒服了，為啥？他沒搞懂，就是難受。

不過有一點他看明白了，她是個很驕傲的女子，也許膽小，不敢離經叛道，但肯定驕傲。

就是因為這樣，才有後來數度夜探深閨的事兒。

他記得很清楚，她總在燈下讀書，專注的神情美極了。

那是第一次衛晟後悔把夜明珠給了從兄，如果贈予閔慧瑾，喜歡在夜裡讀書的她一定會很開心。

想著想著，他又發現自己也是第一次有想訂女孩子開心的念頭。

他來過兩、三次，慧瑾每次都在讀書，他看到書就頭痛，實在想不通怎麼會有人像她那麼愛唸書。

丫頭端來茶水，她嘟著嘴，氣鼓鼓道：「姑娘，衛公子的事不告訴老爺嗎？」

慧瑾放下書，笑問：「說了，爹就能不讓我嫁？」一笑，她搖頭自言自語說道：「不可能的。」

打從父親擇定她與三姊記在嫡母名下那天起，她便明白，自己的人生已經注定。父親當然可以把所有庶女通通掛在嫡母名下，但這樣做太過明顯。

給予庶女嫡出之名，通常只有兩個原因，一是庶女才德兼備，得長輩喜愛；二是為了能擇得條件更高的男子為婿，好為娘家增光。

她們成為嫡女的原因是後者，但父親是旁人嘴裡那種當了婊子還想立牌坊的人，分明想以女兒的婚姻謀利，卻不允許這風聲往外傳出，因此她們必須是「才德兼備，得長輩喜愛」。

這樣的孩子能不乖巧懂事聽話，事事聽從大人安排？

「難道就生生受下這份委屈？」

「天底下女子，有幾人能不受委屈？比起其他幾個姊妹，我算好運的了，至少我能讀更多書，學更多本事，其他姊妹沒這份待遇，最終還是得嫁入父親想要的人家。」

「可是衛公子真可惡！」

「別擔心，他再可惡，國公府後院總會有咱們的容身處。」

「難道只要有個容身之處就夠？您都還沒進門呢，姑爺的心就偏到那狐狸精身

上，還特地跑到小姐跟前來說，這讓小姐如何自處？」

「沒妳想的那麼難，我只要做好正妻該做之事，主持後院，替夫君教養孩子，照顧妾室，方方面面做得令旁人無話可說，博個賢名便是。」

「真不生氣嗎？姑爺怎能喜歡旁人卻不喜歡小姐？」

慧槿嘆口氣，「傻丫頭，喜歡這種事沒道理的，父親只為我求得這門親事，可沒求得夫君喜歡我，他若喜歡，我便付出幾分真心，他若不喜，我便盡責做好一個嫡妻。」

「倘若狐狸精容不下小姐，吹枕頭風讓姑爺討厭小姐呢？」

嘆地，她失笑道：「小小丫頭怎地如此多思多慮，放心，倘若日子真過不了，我便藉口生病，領妳到莊子上住好不？」

「莊子……」丫頭傻了片刻，恍然大悟。「姑娘最近尋來種花種糧的書，就是在預做準備嗎？擔心哪日被排擠得無處可去……」

「別自己嚇自己，我不過是未雨綢繆。」她把書合上，對著丫頭，昏黃的燭光在她臉上照映出一片柔和。

「不行，怎能把後院讓給狐狸精？太不甘心啦。」丫頭氣鼓鼓道。

她笑捏丫頭的臉說：「妳都說了狐狸精，狐狸要成精可得有千年道行，妳家小姐不過是肉體凡胎，哪能戰得贏，到時咱們明哲保身便是。」

「鎮國公夫人會同意嗎？小姐去了莊子，她哪有機會折騰媳婦？」

「她會同意的。鎮國公夫人賢名在外，且她有自己的兒子，若衛晟妻病、無嫡子，衛軒襲爵的機會豈不是更大？」

「小姐不想蹙鎮國公府這灘髒水？」丫頭恍然大悟，不再擔憂了，拿起美人錘給主子捶腳。

這段對話讓立在窗外的衛晟發怒，還沒進門呢就想著明哲保身，哼！到時，他就非要把她拖進髒水裡，泡她一身。

他生氣，應該甩手就走的，但他沒走，而是坐在樹梢頭，繼續看著「肉體凡胎」。

挺著大肚子的柳雲娘哭倒在閔家門外，事情一經傳揚，滿府下人看五姑娘的眼神都帶上幾分同情。

這個晚上，衛晟又來了。他想：這回閔慧槿肯定要拚死為自己搏一回，哭鬧上吊、手段用盡也要退掉鎮國公府的親事吧。

沒料，她還是在看書，臉上波瀾不興，而怒氣衝天的依舊是她多思多慮的小丫頭。

「小姐，外頭都傳遍了，老爺難道……」

慧槿表情凝重，阻下她的話。「別嚷嚷，若是讓母親聽見，我便是有心想保下妳也無能為力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父親不會放棄這門親事的，頂多是讓母親上國公府讓他們給個說法。」

「他們會給什麼說法？」

「去母留子吧，我猜。」慧槿搖頭笑道：「柳雲娘這招做得不漂亮。」

「這招？哪招啊？她不就是擔心小姐容不下她？」

「柳雲娘懷有身孕，為安她的心，衛晟必會將白馬寺之事轉告，讓她安心待產，既然如此，她為何還來鬧上這齣？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不過是不希望我嫁給衛晟罷了。」

「為什麼不？小姐都說會善待她了。」

「她覺得我是個強大的對手吧，在她心裡，也許寧可衛晟娶個潑辣女子，驕縱任性、嫉妒成性的，最好不肯跟衛晟好好過日子，導至夫妻離心，她方有可趁之機。若是碰上我這不溫不火的性子，怎攪得起一灘混水？怎能順利摸魚？」

「天……柳雲娘心機這麼深重，小姐還是去求求夫人吧。」

她淡然道：「求不動的，父母親打定主意要做的事，豈能因為一個跳梁小丑放棄，與其去爭去鬧，倒不如安靜待嫁，說不定母親見我乖巧，會有幾分心軟，為我多備些嫁妝。」

「可萬一鎮國公夫人想看衛公子的好戲，啥交代都不給，那柳雲娘不是……」

「人相處久了，自見真心，若柳雲娘知曉我不與她相爭，自會安靜過日子，無風掀大浪，很累人的。」

慧槿幾句雲淡風輕的話讓衛晟更怒了，說不爭？是不想爭、不屑爭吧。

他都快氣死了，卻還是捨不得離開，連屋裡的燈都熄了他還愣愣地坐在樹梢，回想她講過的每句話、每個表情。

他宛若被點穴了，一動不動地望著慧槿。

他沒想過高青禾的妻子竟然是她，所以當年身為罪臣之女的慧槿，被高家給買下？

當年返京後他到處打聽，都打聽不到她的下落，他質問父親，「為什麼不伸手助閔家一把，就算不行，至少把一個弱女子撈出來不難吧？」

面對他的質問，父親淡淡回答，「別再想閔氏女，我會另外再幫你找個好的。」

父親不喜歡雲娘，因為她出身低賤，那閔慧槿呢，那可是他到處打聽才打聽來的好媳婦，怎麼能夠因為閔家落難便一切都不算數？

他痛恨父親的勢利！

然他怎麼都沒想到，慧槿竟成為高家婦，這又是……好人有好報？高青禾怎麼會這麼幸運？他嫉妒了！

兩眸相望，許久……她輕輕笑開。

也不知道為什麼，那年不過匆匆一瞥，她就把人給牢牢記住了。

做生意在外行走，她當然知道衛晟，當年的京城小霸王回來了，頂著成功光環，成為宣威將軍，成為京城名媛眼裡的香餽餽。

這樣的人不管走到哪裡都是談資，只是，她沒想過會有與他再見面的時候。

相比起那年，衛晟已脫去年少的恣意飛揚，臉上增添了氣度與沉穩，如今的他變得鶴立雞群、卓爾不凡，彷彿走到哪裡都帶著一輪耀目光輝，只是……眉眼間還帶著那麼一絲痞氣。

「衛將軍。」她先回過神，屈膝問安。

「我送青禾回來，他喝醉了。」衛晟也終於找到自己的聲音。

又喝醉了？真這麼悶，悶到唯有杜康可解憂？微笑，她再次道謝。「勞煩將軍了。」慧槿在前頭引路，衛晟扶著高青禾走在後頭，經過院子時她猶豫片刻，最終在面子跟前低頭，領著兩人來到寢屋。

院子裡連片落葉都沒有，窗明几淨，樣樣物件都擺設得令人舒心，高青禾沒說錯，他有個賢慧能幹的妻子。

床邊有個櫃子，裡頭擺滿書，不是四書五經、與朝政相關的書籍，而是遊記、算學、食譜、製香……涉獵廣泛。

他想，是她的書吧，她和當年一樣喜歡讀書，那個在昏黃燭光下專注書冊的少女，瞬地浮上腦海。

把高青禾放到床上，慧槿將丈夫安置好後，客氣道：「請衛將軍到前廳坐坐。」

「好。」

她沏了茶，帶著花果香的茶葉，是她親手焙製的。

公婆喜歡，她便嘗試更多口味，結合醫理，研製不同味道的花果茶，但這個她沒有拿去做買賣，而是讓丈夫拿來作為應酬之用。

大家都說相公有個賢內助，她也以此自得自滿，對於人生，她要求不多，不想丈夫謀高官，不圖榮華富貴，只想平平安安、一路順遂，沒想到旦夕禍福終究逃不過去。

衛晟喝一口，是桂花烏龍，高青禾送過他，他好這口，曾問高青禾在哪兒買的，他道：「是我妻子親手製的。」

說話時臉上帶著兩分驕傲，雖然高青禾從未說過：有妻如此，夫復何求，但他的表情把話說足了。

從來不懂得嫉妒的他，開始嫉妒起朋友，這是相當糟的情緒，但他忍不住。

放下茶盞，衛晟道：「那年……很抱歉，我返京後託人四下打探，卻都找不到妳，只找到閔七姑娘，我把她安排到她舅父家去了。」

那年被拉到人市上，像牲口被檢視拍賣時，她曾幻想過……衛晟對柳雲娘的情義，會否分一點點到她身上？會不會他突然出現，拯救她的卑微？

可他終究沒有出現，她自嘲的想：男人的在乎從來只會給在乎的人，而她，不是衛晟在乎的那個。

然而，聽見這話……他果然是有情有義之人，雖然已經事過境遷，可不知道為什麼，心裡那股連她都不曉得的怨氣，慢慢平息……

「沒事，我過得很好。」就算不好，只要還能過下去，她就會咬緊牙根，抬高下巴，揚聲道：我過得很好。

慧懂承認，自己是不敢改變現況的膽小鬼，但她剛毅堅強，不管現況再艱困，總能挺直背脊，咬牙熬過，她不是大將軍，無奈長出一副錚錚鐵骨。

「菁兒的事，請節哀。」

她沒回答，唯有垂眉，數度嚥回喉中哽咽，然再抬眉時，她又能笑了。

「我以為你會承襲鎮國公爵位。」她轉移話題。

不想談菁兒嗎？因為話題太刨心？好吧，他順著她的話往下說：「回京後，我和父親大吵一架，怨他沒將妳帶回，再加上他堅持不讓耀兒入祖譜，所以……」

「你又離家出走？」

第一次他離家出走，有個「慈心繼母」逢人就自責沒將繼子教好，以至於鬧得父子不合，於是在昭彰惡名之外，他又被扣上一頂不孝的大帽子。

「不僅僅離家出走，我自請除籍。」這事雖然父親沒有應允，卻讓衛軒成了世子。

「何必做這種親者痛，仇者快的事？」

一笑，她果然把所有事全看得明明白白。「也許是因為我們父子的脾氣一樣暴躁吧。」

那個時候她剛進高家，無法想像有人可以把生活過這樣困頓，為適應日子，為求腹中胎兒存活，日子過得焦頭爛額，哪有心思探聽有關他的一切。

過去幾年間，皇子們鬥來鬥去，在四皇子倒台之後，其他皇子死的死、倒的倒，皇帝再會生也抵不過這種消耗。

直到去年，最不被人看好的七皇子被宣入京，在皇帝駕崩前領了詔書當上皇帝，而身為新帝好友的衛晟，聲名大噪。

她這才曉得，那些年衛晟一直在帶兵打仗，立下大大小小不少軍功，因為駐軍在七皇子的封地裡，兩人成了莫逆之交。

七皇子奉旨進京的路上遭遇過無數險阻，是他數度以性命護得七皇子周全，帶著從龍之功的他被封宣威將軍，賜下將軍府。

而曾經榮耀的國公府，自從鎮國公過世、衛軒承爵之後，沉寂下來。

然外人不知道，蠢衛軒堅定地站在五皇子身後，暗中替他做了不少掃除障礙的破事，如今新帝上位，不急，新帳舊帳一筆筆慢慢算，衛軒……等著吧！等著皇帝找到一個好藉口一舉清算。

「這些年將軍過得好嗎？」這是客氣的寒暄。

但他不當她是客氣，他認真相信她關心，所以認真回答。

「我還不錯，到了個陌生地方，做著陌生的工作，卻還做得相當不錯，我認識一大群兄弟，現在這些兄弟跟著我混，日子過得挺愜意。」

她笑著點頭，是啊……他身邊從來都跟著一大票兄弟，若非如此，哪會得來京城首霸的名頭。

「但是在我離京不久之後，雲娘和兒子就消失了，我懷疑是繼母王氏動的手，這些年多方查訪，始終找不到他們母子。」他的語氣黯然。

去年返京，方知父歿，雲娘不知所蹤，頓時他沒了家、沒了親人，外人看著他坐擁從龍之功，飛黃騰達，卻不知榮光沒有親人分享，他覺得……空虛，這份空虛

是再多的朋友都無法填補的。

這大概是他覺得高青禾又娘又黏，卻始終沒甩下他的理由吧——高青禾有一個他羨慕卻得不到的家。

聽著他的分析，慧槿微哂，不應該話。

可他何其敏銳，一眼瞧出她的笑意中藏著什麼，「妳覺得我推斷錯誤？」

她嘆氣，抬頭，目光微閃。當然錯誤，男人就是無法讀懂女人。

「別這樣看我，有話直說。」

她想了想，試著找出最不傷人的言詞道：「當時衛軒也順利成為世子，你於她已無利害關係，她為何還要對柳雲娘及你兒子動手？若事情鬧大，被冠上心腸惡毒之名，於她何益？」

「也許她想斬草除根，不願耀兒活著。」

「鎮國公寧願丟掉一個兒子，也不願意讓耀兒入籍，這麼堅定的態度，我不認王氏需要多此一舉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，是雲娘主動離開，不是被人所害？」為什麼？因為覺得他沒前途？因為覺得自己所託非人？

「我不過是推測，也許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了。」

心頭微澀，雲娘曾說過，不管有沒有名分，此生只願與他攜手偕老……

但慧槿的話句句在理，王氏再愛惜羽毛不過，連半句難聽話都不願外傳，她何必冒著風險做無益之事？

見他臉色變換莫測，慧槿皺眉。她真是多嘴了，此事本就與她無關，她只好再轉移話題。「你與相公相識？」

正起神色，不再多想，他會把所有事情查得清清楚楚。「他考試時被人刁難，我曾助他一把，從此結下情誼。」

世間這麼小？繞來繞去，竟繞不出這層關係。「民婦多謝將軍仗義相助。」

望向慧槿，她臉頰凹陷，雖用胭脂遮掩了卻仍掩不住眼下墨黑，想起高青禾說：白日裡她總強作堅強，卻在無人的深夜痛哭哀泣。

他說：她替我頂了罪，明明委屈卻不辯解。

他說：她越是這樣，我的心越扎，我寧可她哭鬧……

哭鬧？她肯定不會，她既理智又傲氣，她比高青禾更好強。

他不想刨她的心，但還是忍不住說了，「失去孩子的痛，我經歷過，我理解妳的痛，但日子總是要過下去，妳不放掉它，就無法邁向未來。」

慧槿猛地對上他的眼。

這人……真壞，就算當了將軍，骨子裡還是那個京城紈褲，不在乎旁人想法，只管自己的心意，她都把話題拉開了呀，他還非要把那層紙掀開，非要把人心看得清楚透澈？看明白她有多痛，於他何益？

他的話砍上她的自尊心，她性子軟，不喜與人爭執，但不是沒有脾氣。深吸氣，她淡聲回擊，「不同的，你沒有照顧過他，沒有日夜守在他身旁，他生病的時候，你沒有憂心焦慮，他鬧脾氣的時候，你沒有抱著他滿院子哄。」

「你沒有在他顛巍巍的學走路時扶他一把，你沒有一個字一個字慢慢教會他說話，你沒有陪著他背過三字經，沒有教會他為人處世的道理……你什麼都沒有為他做過，憑什麼說你理解我！」

撂下話，她看也不看他一眼，直接轉身回屋，丟下衛晟在廳裡。

看著她的背影，衛晟垂眉輕笑，她……還是那個很驕傲的女子。

真的，後悔了……那年他為什麼要出京，為什麼不留下來助她度過劫難？

如果他留下，會不會得意自負的是他，擁有一雙漂亮子女的是他，家庭和樂幸福的是他？

第二章 收養一個女兒

「快喊娘。」高青禾牽著女娃娃，期待地望著慧槿。

「相公，這是……」

「她叫婉兒，爹娘都不在了，我們收養她好嗎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們需要一個女兒來分心，來彌補心中缺憾，妳不能再繼續傷心下去，郁兒早慧，他什麼話都不說，卻什麼事都明白，我們已經失去菁兒，不能再失去郁兒，懂嗎？」

懂的……怎會不懂，她也在努力當中，只是……

慧槿看著眼前的丫頭，她個頭很小，清澈雙眼中盛滿警戒，臉上帶著小心翼翼的笑容，既想表達善意卻又害怕。

婉兒讓她聯想起自己——那個十三歲被賣到高家的自己。

她何等驕傲，誰知一朝落難，鳳凰成了雞，她事事小心，處處謹慎，深怕不夠好，會被趕出高家大門。

是婆婆的照顧讓她一點一點褪去畏怯，一點一點重建信心，所以……她該對女娃娃兒，做婆婆曾經為自己做過的事？

高青禾又道：「慧槿，讓我們一起照顧、疼愛婉兒，我們耐心把她教養長大，替菁兒也為郁兒積福報，好嗎？」

積福報嗎？這是所有父母都願意做的。

蹲下身，她與小女孩對望，她長得可愛，深深的酒窩鑲在臉頰上方，眼睛很大、很黑，她和菁兒一樣有著一頭又黑又亮的頭髮。

慧槿看看相公，再看看婉兒，她問：「爹、娘同意嗎？」

「他們同意。」

「那郁兒……」

「郁兒會想要有個妹妹的。試試吧，如果不行……」

慧槿搖頭，不行也不能把婉兒丟棄，她是個孩子，不是木偶，不能說要便要，說不要便拋棄，慧槿很清楚，點下這個頭，就是一輩子的事。

她撫摸婉兒的臉，輕聲問：「妳願意當我的女兒嗎？」

慧槿溫柔的目光融化了她的警戒，打出生以來，沒有人用這樣的口吻對她說話，她不愛哭的，可這會兒眼底卻湧上淚水，不明所以的溫暖滲入心底。

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只能一把撲進慧槿懷抱。

軟軟的、小小的身子撞進懷裡，彷彿依稀……她的菁兒回來了，慧槿閉上雙眼，回抱她，淚水滑出眼角。

水嘩啦嘩啦沖著，隔著屏風，房間裡到處充斥著皂角香氣。

「頭抬高點，把眼睛閉上。」慧槿一面幫她洗澡，一面叮嚀。

婉兒眼睛張得大大的，直盯著慧槿瞧。真的開心呀，她從沒這樣快樂過。

「怎麼啦？閉上眼睛呀，要不被水給沖了，會不舒服的。」慧槿掐掐她的小臉頰問，這孩子太瘦太小，得好好養養才行。

之前了為郁兒、菁兒，家裡一直養著羊，但半年前，兩個小傢伙不知怎地竟開始拒絕喝羊奶，湊巧母羊也不下奶了，她便把母羊給賣掉，這會兒……得再尋人問問，哪家有下奶的母羊。

「不閉，我要看清楚。」婉兒固執道。

「看清楚什麼？」

「看清楚娘親。」從頭到腳，每一個地方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她要確定再確定，確定「娘」就應該是這個樣子，既溫柔又漂亮，連說話的聲音都讓人好安心。望著她孺慕的眼光，這孩子沒被人疼愛過嗎？她很是心疼，「為什麼要看清楚娘？」

「因為……怕。」她低下頭。

「怕娘嗎？」慧槿問。

她咬緊下唇，片刻後回答。「怕明天醒來，就沒有娘了。」

是擔心自己將她拋棄？胸口微微的酸澀、微微的漲疼，她輕撫婉兒臉龐，輕聲道：

「娘知道婉兒伶俐聰明，娘說的話妳一定聽得懂，對不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那妳聽好了，無論如何娘都不會拋棄婉兒，從現在起妳就是娘的女兒，娘會照顧妳、疼愛妳，會好好把妳養大，送妳出嫁，看著妳走出自己的人生。」

聽懂了，點頭，點頭，再點頭，她拉出一張大大的笑臉，連忙道：「婉兒會刷碗洗菜，會掃地洗衣，婉兒會做很多事，會很乖很聽話。」說到最後，聲音中出現哽咽。

天……這孩子到底經歷過什麼？她心疼道：「當娘的女兒，不必刷碗洗菜，不必掃地洗衣，當娘的女兒有權利撒嬌任性，妳只要努力長大就可以。」

她又聽懂了，怔怔地看著慧槿，心一酸，眼淚鼻涕又滑下來，不顧滿身的水，嘩地，她從浴桶裡站起來，撲進慧槿懷裡。「謝謝娘，我好喜歡娘……」

隔著屏風，高青禾聽見裡頭的對話，高高提起的心臟終於落在定處，他沒估錯，慧槿再善良不過，她定會好好對待婉兒。

「相公。」屏風後頭傳來慧槿的聲音。

「我在。」高青禾連忙回應。

「我忘記帶大巾子進來，你幫幫我。」

「行，馬上。」他打開櫃子，一個個找，好半晌才找到巾子，繞到屏風後頭，雙手展開。

慧懂將婉兒從水盆裡抱起，高青禾立刻用巾子將婉兒裹住，抱進懷裡。

溫暖、堅實的擁抱讓婉兒覺得幸福極了，大大的眼睛轉動著，看看爹，看看娘，一瞬不瞬，就怕眼睛閉上，所有的好事會通通不見。

夫妻倆抱著婉兒，彷彿間……女兒回來了。

婉兒對著他們笑，對著他們喊爹、娘，喊一次不夠，喊十次，喊著喊著，總算喊出真實感，現在……她真的有爹有娘了！

慧懂懂的，懂這孩子企圖證實些什麼，她沒有笑話，只是由著她，一聲一句不停地喊，喊到她覺得夠了，安全了。

「衣服有點大，先將就穿著，娘找時間做新的。」那是為菁兒做的新衣。

「娘真好。」伴隨著軟軟的三個字，婉兒鼓起勇氣，將濡濕的唇貼上她的臉。這動作讓慧懂想起菁兒，只不過胸口的酸澀漲痛輕了。也許相公是對的，他們能在小女孩身上找到癒合傷痕的辦法。

將婉兒打扮整齊，高青禾、慧懂一左一右牽著她走到廳裡。

高父抽著煙斗，高母和高青秋有一句沒一句搭著話。

家庭狀況好了之後，吃穿不愁，一家人再也不必下田工作、養豬餵雞，空閒時間多了，母女倆沒事做，只好說說東牆，聊聊西牆，拿旁人的閒事說嘴過日子。

「要不同咱們搬回村裡，反正有現成的田可以耕作……」

高母一說，高父立刻接話，「好主意，再不動動，我這把老骨頭都快生鏽了。」

高青秋聞言不依。「你們兩老有福不會享，好不容易能過上好日子，怎還回去耕田？又不是天生勞碌命。」

「這幾年成天在屋裡坐，啥事都沒得幹，日子長得很難熬。」高母嘆道，過去孫兒上學，還有小孫女可以照顧，可如今……做啥好呢？

「爹可以出門尋朋友喝點小酒、嘮嗑，娘可以去逛逛街，買些衣服首飾，日子怎就難熬了？」

「胡說什麼，妳嫂子的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？那是辛辛苦苦一文一文攢出來的，怎能胡花？」高母斥道。

「那是我哥的功勞，是他當了官，我們才能改換門楣。」

高母道：「妳哥哥是長進，但七品小官，俸銀就那麼點兒，若不是慧懂辛苦經營，咱們哪能搬進京城住上這樣的好房子，更別說使喚上人。」

「高家能有今天，全多虧了妳嫂子，妳對慧懂態度能不能好些？別老說那些難聽話，也不怕慧懂心寒。」

高父接話，「青秋得同她嫂子好好學學，都要說親了還啥事都不懂，日後出門要怎麼過日子？」

「爹！」高青秋聽得直跺腳。

她哪有對嫂嫂不好，她只是……嘴硬，這些年處著處著，誰是什麼樣的性情還能不知道？嫂嫂做的，她全看在眼裡，她也明白自己該服軟，也曉得她確實比不上嫂嫂，何況菁兒的死，她也替嫂嫂擔心呀，可……就是說不出軟話。

高父看一眼老來女，當初得了女兒，心裡高興，家裡再苦對她也是寵著，沒想竟縱出這副性子。

高母拍拍女兒手背道：「妳爹說的對。身為女人，天生吃虧，嫁得好與不好可是一輩子的事，不趁著出嫁之前多學點本事，日後遭遇困難，連哭都沒地兒去。」

「我有爹娘和哥哥護著。」高青秋不依。

「終歸是娘家，我們能插手到妳婆家去？要真鬧得撕破了臉，妳的日子是過還是不過？」高母苦口婆心。

高父見女兒嘴硬，忍不住勸道：「同一塊地、同樣的天候，有人種出稻穀千斤，有人搞到顆粒無收，原因在哪兒？在於經營。女人婚嫁也一樣，嫁得好不好是其次，重點是如何把日子往好裡過，有人把一盤壞棋給救活，有人把一盤好棋下壞，端看是啥態度，妳得多跟妳嫂子好好學學。」

「你們一個個都喜歡嫂嫂，不喜歡我了。」高青秋能不嫉妒嗎？打從嫂嫂嫁進高家，她就成了被比下去的那個，人人都讚揚嫂嫂、批判她，就算她真心想對嫂嫂好，可他們這樣……她的嘴巴怎軟得下來？

「媳婦確實是好啊，當初妳娘一時善心太發，把兜裡攢了兩年的十兩銀子買回妳嫂嫂，那是要跟妳舅舅買地的呀，記不記得，慧槿進門時我是怎麼大發脾氣的，茶碗一拋，把她的手都給割破了，妳更生氣，氣妳娘沒買回妳要的頭花，妳不敢對妳娘發火，衝著慧槿就是一頓破口大罵，她連哭都不敢，低著頭，去尋來掃帚，把地上的碎茶碗清理乾淨……」想起當年，高父不勝唏噓。

高母接著道：「可不是，那時她連掃帚都拿不好，可憐高門大戶的千金啊，那雙手是用來拿筆彈琴的，哪裡做過這些粗活。可她半句話沒說，光顧著做事了，當時我手把手教她做菜、打理家裡，教她下田除草……」

「第一次下田，她滿臉為難，高門千金別說露腳丫子了，出門都得戴上帷帽、把臉給遮起來，天曉得她有多掙扎。可她說話了嗎？埋怨了嗎？沒有！她認命的咬緊牙關做著前半輩子想都沒想過的事。」

「她就是這樣一點一滴贏得我和妳爹的信任，若不是信任，我怎能同意賣地給她做生意，如果不是鋪子賺了錢，妳哥哥能得名士高儒教導，能順利考上進士？」高母皺眉，她對慧槿最抱歉的不是那些，而是當年沈惜若與陳家訂親，青禾正為科考失利而頹喪，聽到消息時竟然想出家當和尚，他們心急不已，到處尋人想給兒子說一門親事，可是對方才剛有那麼點意思兒子就上門去鬧，鬧到對方下不了台，之後媒婆看到自己就繞路走，像見鬼似的。

她實在是沒法子了，才會在看見人牙子叫賣時湊近看，她一眼就瞧上慧槿，當時她往臉上抹了東西，看起來髒髒醜醜的，可那雙眼睛長得多漂亮啊！她下意識覺得這個姑娘定是那種能把日子往好裡過的媳婦，因此咬牙把錢給花了。

回到家那個晚上，她洗去一臉風霜，全家人都被她的美貌給驚呆了，那不是姑娘，是下凡仙女啊，把她樂得呀……她滿心希望慧槿能取代兒子心中的沈惜若。可惜兒子的固執讓人咬牙，他竟連看都不看一眼，她氣急敗壞，支了個爛招——給兒子和慧槿下了藥。

真的是大爛招，那時慧槿才剛十四歲，小小的身子承受了巨大傷害。她還以為成就好事之後兒子就能順理成章認命，沒想那頭強驢子……但那不是她最難忘的，她忘不了的是慧槿的背影。

她換下被撕壞的衣服，一路走到河邊，她沒哭，背挺得筆直，但不知為什麼，那樣的背影讓人心酸，她不敢攔慧槿，只能遠遠跟著，只見慧槿走到河邊，低著頭不知在看些什麼，下一刻慧槿衝進河裡，她這才曉得，那孩子是不想活了呀！是啊，那樣家庭教出來的孩子，貞潔、名譽遠比性命更重要，她真沒想到自己的爛招會毀了一個人。

她正想上前救人時，慧槿在河中間停下腳步，水不斷沖擊著她弱小的身子，許久……也不知道是不是想通了，她轉身往岸邊走，她衝動上前，一把抱住慧槿，不斷說對不起，她告訴她，不管青禾怎麼想，她都視她為媳，會一輩子照顧她……老天有眼，就那次，慧槿懷上了，青禾對沈惜若再有情有義也還有幾分良心，最終他決定迎娶慧槿為妻，給孩子一個名分，他們高家總算圓滿過了那關。

廟裡的和尚說慧槿父母緣淺，但八字旺夫，有她，夫家會一路榮耀。果然，慧槿入門後，家裡一天比一天好，孫子聰明伶俐，兒子仕途順利，眼看高家就要榮華了……這一切都要歸功媳婦。

父母說得高青秋無話可駁，只悶悶地應了聲，「知道了。」

高父道：「得找時間讓媳婦好好教導青秋，免得日後出嫁啥都不會。」

聽到出嫁二字，高青秋紅了臉，一跺腳。「我哪有爹娘說的那麼差。」

此時，高青禾領著妻子和婉兒進屋，慧槿帶她上前與公婆請安。

「爹，娘，這就是我上回說的女娃兒。」高青禾道。

老人家打量著小丫頭，笑道：「看起來挺乖巧的，不知道說話利不利索？」

「爹、娘，婉兒說話很清楚，是個聰明孩子。」慧槿回答。

「你們夫妻都喜歡？」高母問。

慧槿與高青禾對視一眼，道：「是，我們打算領養她。」

高青秋在一旁看著小丫頭，問：「妳叫什麼名字？幾歲啦？」

「我叫陳婉卿，四歲。」婉兒清晰回答。

她的回答讓高青秋變了臉色，猛地將目光定在婉兒臉上，試圖尋找什麼似的。

高母拉過婉兒，教導道：「往後妳不叫陳婉卿，要叫高婉卿了，懂不？」

「懂。」

「妳還有個哥哥，馬上就要下學，妳要聽爹娘和哥哥的話，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是個伶俐孩子。」高父道。

「是，也細心體貼，小時候應是吃過不少苦頭。」慧槿接話。

「小時候苦不叫苦，長大遇到躲不了還挺不下的才叫苦。」高父說。
高母把婉兒抱到膝間，妳一言我一語的，和媳婦聊開了。
公婆雖沒讀過書，但人情達練、世情通透，尤其是公公，年輕時家境困窘，不得不冒險與人跑船，因此閱歷豐富，慧瑾很喜歡同他說話。
見那邊聊開，高青秋扯了扯哥哥的衣角，用眼神示意他跟她出去，高青禾跟著妹妹走到外頭。
直走到大門邊高青秋這才轉身，凝聲問：「哥哥這是想做什麼？」
聞言，高青禾心頭一驚，「我不知道妳在問什麼？」
「你心知肚明，說！為什麼把婉兒帶回來？」
「她無父無母需要照顧，而我們剛失去女兒，接她進府有什麼不對？」
「哥怎能理直氣壯？你就沒想過，如果被嫂嫂知道會怎麼想？」
「孩子是無辜的。」
「嫂嫂就不無辜嗎？」
「慧瑾是寬容人。」
「嫂嫂再寬容，也不是哥哥可以這麼做的理由！」
「妳不是不喜歡慧瑾嗎？何必……」
「我喜不喜歡嫂嫂是一回事，但對就是對，錯就是錯，不能混為一談。更何況嫂嫂……對哥哥夠好了，哥哥不能恩將仇報。」她終於為嫂嫂說了次公道話，卻不在嫂嫂面前。
「什麼恩將仇報？別胡說！」
「我如果是嫂嫂，知道這事，肯定要將哥哥給休了！」
「滿口胡言，一個大閨女，休不休的，這種話能夠隨口說？」
「如果哥不想把事情鬧大，就把陳婉卿送走。」
聞聲，脾氣溫和的高青禾第一次對妹妹動怒了，他凝聲道：「妳敢！如果不想鬧得家裡雞犬不寧，就管好妳的嘴巴。」
「哥不講道理。」她不敢置信地看著哥哥。
高青禾深吸氣。「就當我不講道理吧，我一定會親手把婉兒養大。」
丟下話，高青禾轉回廳裡，高青秋看著他的背影，皺緊了眉心……

郁兒瞪婉兒一眼，把屁股挪向另一邊，繼續背書。
婉兒小心翼翼地瞄向哥哥，接收到他明顯的排斥也不敢多說什麼，只能把屁股往後挪挪，拉開兩人的距離。
看見這幕，慧瑾淺淺一笑，沒做任何表示，繼續看帳本。
婉兒真的很乖，拿著筆描大字，每個動作都很輕，就怕打擾娘和哥哥，四歲的孩子很難坐得住，但她坐得穩穩的，身子板正，不敢發出半點聲音。

郁兒放學，剛走到家門口，呀地！門就打開了，很顯然有人在門後守著，因此門

開同時，他看見一張笑臉，帶著羞澀靦腆卻也期待的笑臉。

「哥哥回來了。」婉兒軟軟地說。

「走開！不要跟我講話。」郁兒怒斥。

她立刻退到一旁，乖覺地等哥哥走過後立馬跟上。

討厭鬼，討厭鬼……郁兒在心裡不斷罵著，卻罵不掉身後那雙小短腿，他聽見她跟得氣喘吁吁，卻不肯放慢腳步。

然後，唉呀一聲，小短腿摔了，郁兒大翻白眼，用力吐氣，怒氣沖沖往回走到她跟前。

婉兒順著兩條腿往上看，看見怒目圓瞪的哥哥，馬上用最快的速度爬起來，拍拍手心沙土，笑出甜甜的酒窩兒，說：「我不痛。」

「誰管妳痛不痛。」嘴巴上這麼說，但看見她掌心滲血，也不知道為啥，更生氣了。

婉兒笑著張起一雙大眼睛說：「哥哥別擔心，以後婉兒會小心。」

「妳哪隻眼睛看見我擔心了？」

她笑了，沒有回答，繼續跟著。

一家子圍在一塊吃晚飯，與大戶人家不同，高家吃飯挺熱鬧的，一面吃一邊說笑，晚飯總能吃上大半個時辰。

但慧槿不插話，她是個規矩人，禮儀已經淬進她的骨子裡，食不言、寢不語已經成為她的習性。

「青出於藍啊，咱們家郁兒真不簡單。」高父說到孫子就忍不住驕傲。

「可不是嗎，又拿前三了。」高母也滿臉驕傲。

書院裡，每旬一考，每回拿到前三的，卷子都會被貼在書院門口那片牆上。

高父不認得幾個字，但就是認得高郁白這三個字，白天，人家卷子還沒往外貼呢，他就等在牆邊。

說到底，就是高家的種籽。從進書院到現在，他們家郁兒還沒考出前三以外。

高青禾滿腹得意，卻還要教訓道：「勝不驕，敗不餒，你要面對的考驗還很多，萬萬不可以自矜自傲。」

「郁兒謹記父親教訓。」

「郁兒說說，出仕是為了什麼？」高青禾又問。

「為天下百姓造福。」

高青禾更滿意了，笑道：「許多人拚得數年辛勤，終於當上官後，便做起人在家中坐，財從天上來的美夢，他們行事不為百姓，只為求財，因此錢到公事辦，火到豬頭爛，因此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，賺飽了囊袋卻失去本心，爹不希望你成為那樣的人。」

「我不會，我要像爹一樣，當個清官。」郁兒信誓旦旦回答。

「很好，爹信你。」

慧瑾沒說話，心中卻暗道：賺錢的事交給她吧，她會努力讓家人衣食無憂，不教丈夫孩子為利出賣自己，最終落得……閔家下場。

婉兒也不曉得聽不聽得懂，只一雙眼睛亮燦燦地望著哥哥，滿心崇拜，郁兒發現了，不滿地撇撇嘴角，揉揉鼻子，假裝餐桌上沒有這號人物。

沒想婉兒對哥哥的崇拜滿溢，竟忍不住鼓起勇氣，舀了塊哥哥最愛的魚肉，放進他碗裡，軟軟道：「哥哥吃魚，娘說吃魚會變聰明。」

郁兒大翻白眼，很不給面子地把碗裡的魚倒進盤子裡，拒吃。

高青禾看見，直覺就想教訓兒子，然慧瑾碰上他的衣袖，輕輕搖頭。

她知道，婉兒來家裡大半個月了，郁兒對她依舊眼不是眼，鼻子不是鼻子。

高青禾吞下責備，對婉兒道：「婉兒真細心，知道哥哥喜歡吃魚，那爹爹呢？」

婉兒笑開，舀一匙雞蛋擺進父親碗裡，高青禾順勢誇她幾句，又讓她給祖父母添菜，將這一椿給揭過。

飯後，婆母帶婉兒進房說話。

慧瑾牽著郁兒在院子裡消食，走著走著，她問：「郁兒不喜歡婉兒，對嗎？」

「對。」他想也不想就回答。

「為什麼呢？婉兒體貼、細心，對哥哥很好……」

郁兒停下腳步，仰頭望著母親，慧瑾不催他，耐心等待。

片刻後，郁兒道：「娘，我不想讓別人取代菁兒。」

一句話，慧瑾明白了，明白兒子從未出口的思念與哀愁，嗓子微啞，她蹲下身，緊緊抱住兒子。

郁兒知道自己勾起母親的傷懷，覺得抱歉，母子倆皆沉默。

半晌，慧瑾收拾好情緒，問：「郁兒想妹妹了對不？」

「嗯。」

只是一聲短促的回應，慧瑾卻聽見滿腔思念。

她真是糟糕呀，一心沉淪在痛失愛女的哀慟中，卻忽略兒子的心情，他那麼小，沒人開解，怎麼能走出痛苦？「娘也好想菁兒呀，你記不記得菁兒有多調皮、多傻氣，她上樹掏鳥蛋，卻爬不下來，抱著樹幹哇哇大哭，還得讓爺爺去把她給抱下來。」

說起過去，郁兒笑了。「娘，郁兒爬樹，是我攏掇的。」

「我就知道，她哪來的膽子。」

郁兒早慧，外人見著他，總當他乖巧溫文，可只有他誑人的分，沒人誑他的理，他就是個扮豬吃老虎的，她常想，長大之後，郁兒會不會變得城府甚深？

相公常得意郁兒像他，可……一點都不像呢，郁兒哪有他那麼單純好騙。

郁兒道：「妹妹沒有膽子，老憑一股衝動做事，只要我說上幾句，她什麼都會聽。」

「她聽，是因為相信哥哥，不信你去問問姑姑，姑姑同她講的話，她哪一句聽進耳裡了？認真說來，你和菁兒比娘與她更親密呢，娘還不知道你們長什麼模樣時，你們在娘肚子裡已經玩成一團，那時候啊，你們兩個玩瘋了，娘可就辛苦啦，肚子東邊腫起來，西邊腫起來，撐得娘肚子好疼啊，娘老是在猜想，你們到底是

在玩還是在打架？」

「我與妹妹不打架的。」

「也是，打小你就疼妹妹，有好吃的讓妹妹先拿，有好玩的讓妹妹先選，你不過比菁兒大一刻鐘，可你幫著妹妹穿衣穿鞋，還教妹妹讀書認字……」

「妹妹傻，不多寵著，慢慢教導怎能行？長大要被欺負的。」

慧槿笑得心澀，他自己都還是孩子呢，已經盤算起菁兒長大。

「菁兒挨罵，你老求情，說：『娘，妹妹做錯事，妳別急著說她，待我下學回來再同她好好講講。』她就仗恃著有哥哥在呢，每回我要罵她，她就揉紅一雙眼睛，可憐巴巴說：『娘別罰菁兒，等哥哥回來會說我。』她啊，被你寵得無法無天了。」郁兒一笑，他真的很高興，有人能和他聊妹妹。「娘，人死了會去哪裡？」

「有人說是天堂，有人說是輪迴，但不管菁兒在哪裡，只要我們還記得她，她一定都會很開心。」

「娘，我擔心自己會忘記妹妹。」他沮喪道。

慧槿理解，道：「那娘把菁兒畫下來好不好？笑著的、生氣的、耍賴的、愛哭的……把菁兒每個模樣都畫下來，再把她發生過的事點點滴滴記錄下來，如果你想到菁兒什麼事，就告訴娘，我們來做一本『菁兒小書』，以後想她了，我們就看看書，聊聊菁兒，好不好？」

他笑著望向母親，用力點頭。「好。」

慧槿攬過他，親親他的額頭。「娘知道，你擔心婉兒會取代菁兒，擔心我們有了婉兒會慢慢將菁兒遺忘，可，怎麼能呢？菁兒是從娘肚子裡出來的，娘有多愛你，就有多疼她，你們不僅僅是娘的兒女，你們是娘的命啊，失去你們任何一個，娘都痛不欲生。」

郁兒不知該怎麼回答，只能展開雙臂，用力回抱母親。

「知道娘為什麼會同意收養婉兒嗎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娘相信因果，相信好事做多了就會有善報。娘想啊，收養一個可憐的孩子，疼她愛她，用盡心力善待她，娘要積存很多的福報，那麼靈魂轉世，菁兒再進入輪迴重新為人時，老天爺肯定會看在娘那麼努力的分上，為她安排一對很好的父母親，像爹娘待婉兒那樣，疼愛她，把她捧在掌心寵愛。說不得運氣好，她還會碰到一個像你這樣的哥哥，在乎她、關心她，把她的快樂看得比自己的更重要。」郁兒看著娘，明白了，只是……「娘，真的會這樣嗎？」

「我相信老天會善待好人。」慧槿沒有告訴兒子應該怎麼對待婉兒，她只是認真點頭，認真相信，認真地……盼望，不管是菁兒或郁兒，都能得到老天的厚待。一笑，郁兒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

郁兒明白了，衛晟卻不明白，為什麼自己又來了？是……偏愛爬慧槿家的屋牆？他是真的不知道。

過去偷窺慧槿，還有個正當理由——暗中觀察品性，看她會否虧待雲娘。
可現在呢？她是別人的妻子，她好或壞都與他牽扯不上關係，任他想破腦殼也找不出偷窺她的合理說詞。

他對「一盞昏黃燈光，一張圓桌，郁兒默書，婉兒練字，她拿著針線在旁縫縫補補」，這種普通人家再尋常不過的畫面感到癡迷，他想一看再看，看得畫面在他心底……越來越重要。

他當然知道自己的心底摻雜了名為忌妒的情緒，但是又能怎樣？難道他要怒說：這一切原本都是我的？

衛晟還沒有那麼無恥，雖然他曾經是赫赫有名的京城惡霸。

因此他只能在無人的夜裡偷窺，偷窺有她在就會存在的平靜安寧。

然他怎麼都沒想到，會看到她教導兒子的這幕。她沒有告訴兒子該怎麼做，沒有指出他的錯誤，她只是理解他、明白他，只是一句句體貼著他的心。

他真的沒想錯啊，如果耀兒能養在她膝下，必定會長成一個很好的孩子！衛晟嘆氣，他終究是錯失了……

竄身離去，在經過書房屋頂時……他無聊……對，他承認自己無聊到去掀人家屋瓦，因為大熱天的，高青禾書房窗戶關那麼緊，不熱嗎？

掀開兩片屋瓦，衛晟看見他又在看沈惜若的畫像，那張畫像還是衛晟畫的——在高青禾百般要求下。

他還在當紈褲的那年救下高青禾，他在高家住上大半個月，高青禾和他分享了許多祕密，當中就有沈惜若這段。

為展現友誼，高青禾想方設法讓他見沈惜若一面。

他雖身為紈褲，但那筆丹青還是拿得出手，於是他畫下沈惜若的畫像，成為高青禾的珍藏。

都到這時候了還放不下她？高青禾將慧槿置於何處？濃眉拉成直線，釐不清胸口的感覺叫做「不滿」還是「慶幸」。

這天下學，婉兒又等在門後頭，門推開，郁兒照例看見門後一張笑臉。

「哥哥回來了。」她嬌嬌嫩嫩地重複著不受歡迎的話。

但這回他沒擺臭臉，只是不接話，敏感的婉兒發現了，笑著走到他身邊，小心翼翼地牽起他的小指頭……咦？哥哥沒甩開她。

她更高興了，開始吱吱喳喳說起話來。

「哥哥，今天祖母咳嗽了，娘要請大夫，祖母不讓，姑姑就去抓藥，姑姑回來的時候臉紅紅、眼睛也紅紅的，娘問姑姑怎麼啦？姑姑說：『要妳管。』娘好聲好氣勸姑姑，有什麼委屈要說出來，千萬別憋在心裡，沒想到姑姑推娘一把，娘撞上那棵大樹，把腰都給磕疼了……」她不停匯報家裡大小事，才四歲的她，口齒清晰伶俐，半件事都不落下。

郁兒停下腳步，而繼續往前走的婉兒手被扯了一下，又被拉回來。

「以後，再有姑姑欺負娘的事，妳就去找祖母告狀。」

「好。」婉兒鼓起腮幫子，用力點頭，很有同仇敵愾的模樣。

郁兒很滿意她的表現，以後家裡又多一個人護著母親了，他從懷裡掏出紙包，口氣帶著兩分彆扭，遞給她。

接過紙包，她滿臉訝異，打開紙包，是糖豆子呢……哥哥給她糖豆子耶！她笑開，燦爛的笑容像五月天的太陽，亮得耀人眼。

「謝謝哥哥。」興奮，快樂，感激……數不清的情緒在那雙眼睛裡滿溢。

郁兒被她看得越發尷尬，匆匆丟下一句，「我去尋娘了。」

她回神大喊，「哥，我跟你去。」說著，上前追趕。

跑著跑著……郁兒彆扭的表情扭出一張笑臉，真好，又有個妹妹在身後追自己……

風吹，揚起衣角，他彷彿聽見菁兒嬌嬌嫩嫩地喊，「哥哥，等等我……」

轉眼，婉兒到這個家大半年了。

所有人都習慣她，她也習慣這個家，她不再小心翼翼，她像個真正的四歲小女娃，會撒嬌，會耍賴，也會鬧脾氣，當然大部分時間她都是乖巧懂事伶俐的，也許是從小吃太多苦，因此分外珍惜家人的疼惜吧！

這個家似乎又回到未出事之前，即使慧瑾明白，並不一樣，但為了公婆丈夫及兒子，她必須讓所有的事都變得一樣。

不過，確實有一點不同了。

自從那次送高青禾回來，衛晟就經常出現在高家，一來二往的，他重新與高家人熟悉起來。

真的，比起將軍府，高家更有入味，也許是因為……高青禾有個好妻子。

高家雙親當然樂意他造訪，不提他的身分地位，就說數年前那段際遇，衛晟都是高家的大恩人。

更何況家中還有個未訂親的小姑子。

高家長輩雖然明白將軍不是他們這等人家能攀附上的，但姻緣這種事難說呀，也許日久生情，也許衛晟偏愛小戶女子，也許他與青秋就是有緣分，若真有那麼一天……他們當然樂見其成。

因此衛晟每回過來，高父高母就讓慧瑾與高青秋作陪，一盞茶，幾樣小點，賓客盡歡。

昨兒個一場大雪，轉眼大地銀裝素裹，白淨得令人感覺舒暢。

都說瑞雪兆豐年，但願明年五穀豐收，百姓富裕。

院子裡梅花盛開，梅香在鼻息間增豔，慧瑾在屋簷底下放張桌子待客，熱水咕嚕嚕地滾著，揚手一沖，茶香瞬地溢出。

今兒個公婆不在，高青秋有點傷風留在屋裡，高青禾帶著兩個孩子在院子玩雪，桌邊只有衛晟和慧瑾在。

「將軍用茶。」

「多謝。」他說過，可以喚他的名字，但她始終遵守禮法不逾矩。

其實她不是不肯逾矩，而是不能逾矩。

衛晟早已脫胎換骨，他是那樣的優秀傑出，令多少女子把持不住，瞧，連公婆那樣本分的人，都會因為他而有了非分之想，所以，她怎麼能夠肆意？

起初面對時她承認自己很尷尬，畢竟曾經有過那段過去，但是他不尷尬，相反地還神態自若，好像真拿她當朋友看待似的。

一次兩次，她不斷說服自己，人家已經邁過那個坎兒，她還停留在這裡，舉步維艱，似乎有點傻氣，因此她調整心態，將他視為朋友，想盡辦法將尷尬化去，直到也能自然面對他。

話雖如此，分際還是得謹守著，終究她是禮儀淬進骨子裡的規矩人。

「快過年了，府裡不忙？」她試著找到合適的話題來聊。

「許是忙的吧，我見鍾管事裡裡外外張羅。」

「也是。」身分不同，過年這等小事自有該操心的人去操心。

「不過我一個人過年，也確實沒什麼好張羅的。」

他的口氣中沒有抱怨，但她聽出一絲哀怨，想像著滿桌菜餚，他就算想舉杯邀明月，除夕夜連明月也不在呢。

「將軍不考慮成家？」這是公婆要她試探的，話憋在肚子裡兩三個月了，始終沒說出口，總覺得交淺言深，她又不是他什麼人。

「妳有好的人選？」她拒絕喊他名字，他也拒絕喊她嫂子，他們各有各的堅持，公平！

「將軍希望找什麼樣的女子？」話問出口的同時，她盤算著要怎樣把「那個女子」說到青秋身上，真真是……為難人吶！

「像妳這樣的。」單刀直入的一句話，他把天給聊崩了。

好不容易去除的尷尬瞬間恢復，她猛地喝一口茶。

「小心……」

他剛出聲，她立刻發現茶太燙，燙了唇舌，他想也不想，起身從屋簷下掰了塊冰柱子，敷上她的唇。

這下子不是普通尷尬能夠解釋的了，她紅起臉，直說：「我沒事。」

但，沒事才怪……

衛晟一彈指，不知從哪裡竄出一個黑影，那是……隱衛？隨身保護他的人？

衛晟與黑衣人對視，不須多說，對方便從懷裡拿出一個皮袋子，往裡頭掏摸兩下，找出一個青花瓷瓶。

衛晟接過手，黑衣人立刻消失，速度快到讓人懷疑剛才那幕是不是幻覺。

衛晟將瓶子遞給她，道：「喝一點，讓它在口中暫停一會兒就會沒事。」

「我真的……」

還沒說完呢，他的目光一甩，她就……乖乖照做。

喝一口，停一會兒，當帶著薄荷味的冰涼感出現後，嘴裡的刺痛真的不見了。

不過，她幹麼那麼聽話？回望他，迫人低頭的目光消散，他再度回到原先的親切溫暖，眼角那絲痞氣也回來了。這人啊……她是把他看得太簡單了，若是個簡單人，從龍之功從何而來？

轉頭看向互丟雪球的兒女，聽著笑聲，她努力把心思從衛晟身上拉回來。慧槿告訴自己，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好遺憾，她應該滿足，不該有非分念頭，即使面對一個……容易讓人心動的男子，即使自己從來不在丈夫心中重要。她怎會知道？

怎能不知，她有一個不喜歡自己的小姑呀！過去，她經常提醒，「我哥喜歡的人是惜若姊姊，不是妳，妳別妄想取代她。」

她想那位「惜若姊姊」肯定很溫柔、很漂亮、很得人心，至少很得丈夫和小姑的心。但，那又如何？人生總是這樣的呀，妳想要的，上天不給，妳不想要的，祂非要塞給妳，妳只能試著接受、喜歡，並且努力讓自己甘之如飴。

就像郁兒對婉兒，不也順利走過來了，婉兒成了郁兒的小尾巴，他走到哪兒，她跟到哪兒，他們不是雙胞胎，可幾乎成了雙胞胎。

所以只要肯付出，終究會得到回饋。孩子們之間如此，她與丈夫之間何嘗不是如此。

生命不可能重來，她只能梗著脖子往前走，並努力為自己走出一條坦途。

「妳幫我多留心吧，如果能找到像妳這樣的，我便成親。」衛晟不知自己是怎麼回事，幹麼非要把同樣的話一說再說，難道講多了就能讓她明白，其實他中意的是她？

他瘋了，肯定是！

聞言，慧槿不滿。這人是怎樣，槓上了嗎？她已經揭過話題，假裝尷尬不存在，他幹麼還要提？氣了，帶著一絲不滿，她決定開門見山。「將軍覺得我們家青秋如何？」

「哼！一個小丫頭。」他直覺回答。

「不要小丫頭，難不成將軍想要娶個小婦人。」她氣到口不擇言，話一出，臉爆紅，覺得自己肯定腦子進水了。

他笑了，痞痞的。對啊，對啊，這就是他想要的。「我不反對，只要她像妳。」

這下子她答不了話，只能低頭泡茶，開始想著，要怎麼不動聲色地讓相公和孩子們過來解圍。

幸好，肯定是心有靈犀，郁兒真的跑過來了，臉上的笑尚未歇止，他一面跑一面問：「衛叔叔，你想不想跟我們玩？」